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

于向东

大约在五年前我开始带领一个团队做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的主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成长，对于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个影响反过来又对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中国的政治变化产生怎样的反向影响。我就从这项研究的一些内容开始来做这样一个发言，这个发言的题目叫“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这也是越光先生那篇文章中提示出来的，我们知道很多年前世界社会论坛提出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从中心—外围结构到双循环结构

我这篇发言是对战略看法的反思。我们这些年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的观点就是两张图所显示的，一个叫作中心与外围结构，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阿拉斯坦提出来的所谓的世界体系，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提供资本和制成品，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提供原材料，由此造成世界的两极化。

随着中国的经济成长，这个全球的贸易循环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是用一个双循环结构来诠释它的。这个双循环结构当中，我们注意一下它跟原先那个图的变化，原先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现在我们变成一个三层结构，就是发达国家向中国提供资本和技术，不发达国家向中国提供原材料，然后中国同时向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提供制成品，这个时候中国成为全球的制成品的制造中心，我们通常说它是世界制造工厂，就是这么来的。

双循环的力量

所以这是一个以中国的制造能力为枢纽的双层循环。已有的发展主义理论，都是不发达国家在中心—外围结构下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有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刘易斯用二元经济模型，即工业能力的扩展及其内部响应，刻画了这个发展逻辑。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是在双循环结构下，这个刘易斯模式所描述的发展道路遇到根本挑战。中国制造业的特殊成本结构使不发达区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吸收变得非常虚弱。它的这种成本竞争优势，我们有一系列的分析，我这里不多说了。它会导致在非洲很多地方出售的旅游产品都是由中国制造的，也就是说哪怕是在非洲地区的手工艺制品的成本都无法与中国制造的同样产品进行竞争，所以我们看到在埃及金字塔下面的手工做的旅游纪念品都是义乌制造的。在这样的成本结构下，基于手工业低技术制造业向中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逻辑就中断了。在这样的结构下，传统的不发达国家的村社和部落的经济基础就开始面临瓦解，我把这个称之为主体性的丧失，就是内部移民，就是大量的传统村社、部落瓦解，然后这些人向这些国家主要城市聚居，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我在刚果看到的。咱们这儿有一位刚果来的朋友，我在刚果很熟悉，我会看到像刚果的首都金沙萨有接近 1000 万人口，它有 800 万人根本没有什么正规的职业、就业，但是它聚居了 1000 万人，这种城市的发展是由于这种主体性丧失造成的内部失衡而导致的，不是因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而是传统社会崩溃而产生的城市化。

激情与冷漠

在双循环条件下的全球化，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了，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特征。有两个推动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我们用两个地名来代表，一个是硅谷，一个是义乌（浙江），硅谷代表了创新的激情，义乌代表了追求财富的激情。在这种全球化下，我们通常所理解到的发展的事实、发展的概念，就全部失效，我们把它称为发展的失败以及对发展本身的绝望。这种对发展本身的绝望造成了一种精神焦虑，它推动了国际的移民。所以人民在流动中，一种是内部移民，我们把它叫作城市化；第二种就是国际移民，这是流动的人民。由于人民已经在物理空间意义上，离开了他的传统社会空间，因此我们已有的关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设想，在我看来，它是没有现实的基础的。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所以我们通常讲反抗全球化，

讲的就是“就地”抵抗，但是当地人民都已经离开你这个就地的時候，你这种对全球化的反抗就是一厢情愿，所以我把它叫作就地抵抗的不可能性。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吗？

这种流动的人民带来第二个后果，就是本土知识的消散和本土社区的瓦解。很多 NGO 组织，包括国际组织想推动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都是基于本土知识的，当本土知识本身都已经消散的时候，这种新发展趋势在我看来它们也失效了，因此很多的国际机构或跨国组织，他们在发展介入，被我称之为漫无目标的外部帮助和介入。他们实际上是很难获得真正的内部响应，原因是在于已经无人响应。我上个星期还在中国一个很有名的重建社区计划所在地，就是安徽的碧山计划实施地——碧山村。我在这个村庄，它的创办人带着我向窗外看，他创造了一个画家的社区，那已经不是那个碧山村的社区了，因为这个碧山村的社区，随着青壮年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是永久地离开这个地方，这个碧山村的社区事实上已经永久地消失了。

在刚果、南非、坦桑尼亚、津巴布韦，我都多次观察到了已经消散的传统社区，这样就进入到一个设想，前面是悲观主义的，究竟是学俄语的，我就是说需要一种新的伟大趋势，跟做社会学的有一些区别了。双循环结构能不能被改造，能不能带来一种新的发展逻辑，它的核心在我看来是中国必须意识到的特殊的责任。

需要新的宏大叙事吗？

第二个关于改造双循环结构，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我在领导国家开发银行的一个工作团队，在非洲和美洲工作期间做了一些尝试，我们有这个信心觉得这个双循环结构是完全可以改造的，并且从双循环结构当中，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这种新的叙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叫作重建发展的主体性，我们又把它叫作商人社会推动的发展。在这样一种发展叙事下，我们会看到一种新的社会主体性的物理空间的重新出现，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基于一种偏好的聚居，新部落社会的兴起。我们认为随着国际移民和内部移民的更加顺畅，更加无障碍地移动，这种新的部落的形成将成为一种趋势，而这种部落的形成对于社会和政治上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在于要确定部落的边界，并且对这个边界进行保护。我们无法消除冷漠，但我们可以让冷漠变得无害。